

清儒學案

世章



陸
登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

天津徐世昌

左海學案下

文集

義利辨

昔者孔子惡鄉愿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程張朱子闢禪學皆所以正人心拯流弊而挽其狂瀾者也雖然楊墨以下其人卒能嚴取與謹出處與夫陋儒薄夫相去千里所惜者學術之差耳今則皆無患此非其學術之勝於昔也舉世攘攘熙熙爲利往來眈眈僥僥而無所止尙何暇僞忠信貌廉潔標爲我兼愛與講明心見性之學哉然則今世之藥石在乎明義利之辨而已矣古之時義與利未嘗分也故易之爲書多言利曰元亨利

貞曰利見大人曰利建侯曰利用刑人曰利禦寇曰利涉大川
曰利用行師曰利用賓于王曰利用獄曰利有攸往言利莫若
易詳也尙書盤庚曰視民利用遷周官曰主以利得民春秋傳
曰禮序民人利後嗣又曰上思利民六經莫不善言利蓋古者
利與義合故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惟以利
物爲利無利非義矣春秋之時利始與義分論語曰君子喻於
義小人喻於利故孔子罕言利戰國之時知有利而不知有義
故孟子力屏絕之曰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然又曰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則仁義曷嘗不利哉
後世知有利而不知有害然利己必至於害人害人者未有不
害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程子曰利者眾之所同欲也專
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

至怨仇然則後世所謂利者皆禍之穽耳與六經之言豈不相背而馳哉今天下之汲汲於求利者眾矣其得與失非一端有立談而弋取亦有窮老盡氣而不一獲非得失之有命也耶然將語人曰利不可得則人必漠然不應爲正告之曰爾所爲皆禍之穽也則人變乎色而怵於心矣變乎色而怵於心然後可以去利而返之義矣夫義之與利爭之也微則平旦分舜蹠執之也勇則懦夫爲夷齊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豈有所動於其中哉仁義忠信積於身故位祿聞譽輕於世道德問學崇其實故膏粱文繡絀其華廉恥名節愛其榮故腥臊垢濁畏其浼雖有以利餌之者奚由而奪志焉是故學者之於義利辨之不可不早辨也辨之如何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無適而非義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精察於一義一

利之閒無欲其所不欲無爲其所不爲於動靜之幾懼薰蕕之反揜於毫釐之介懼黑白之相淆義之所存雖害不恤義所不存雖利不謀則內外均有以用其力而日揀過之不暇矣及其存養既深誠洞乎義之樂而利之危則能安貧賤守進退異於智窮力索而自己者也此其人知有義而已焉知所謂利哉然而窮不能濫富不能淫威不能屈禍不能加則有利而無害焉孝弟稱於鄉黨敬信行於蠻貊言而爲天下道動而爲天下則則無義而不利焉正誼明道之學孰加乎是不然爲士者患得而驚利患得愈甚驚利愈熾吾恐捨義而求利者涉羊腸以鑿險巘履荆棘以傷腓脛所欲不可遂也縱令遂其所欲然而非義之利如飲鴆毒始雖甘之終必潰腸裂胃如聚盜賊驟雖飽之瞬則被刑隕軀其害有不可勝道者矣何利之足云

知恥說

人之所以爲人恃有恥心而已矣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然四端非是無以立仁之端非是則入於內交要譽禮之端非是則入於巧令足恭智之端非是則入於同流合汙故羞惡者人心之義以爲之質而仁禮智之所由成也教人者法令明密不若激發其恥心之善爲轉也孔子論士曰行已有恥恥者人之所固有而士之所嚴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士始於有恥而後終於無其恥喪恥者有二端弱之爲籛條爲規覘強之爲饕餮爲檣杌起穢自臭醜然安之所謂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夫至以恥爲無所用則名節不足維刑罰不足儆其事尙可問哉雖然彼喪恥者豈陷於不知者哉今夫闖闖之間盜竊過焉則眾唾而遠之里

衡之中倡伎溷焉則羣指而驅之何也知恥人也噉爾蹴爾之
食行道者與乞人雖身死而不受何也知自恥也今晝夜之所
求無異於盜竊倡伎之所取腥垢之所嘔或踰於行道乞人之
所遭而蠅營狗苟不知所反豈視其身不若盜竊倡伎乞人哉
弗思甚耳古之聖人有善知恥者伊尹是也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
千駟弗視也天下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其知恥若是大也故後世莫不誦伊尹之勇古之聖
人又有善知恥者伯夷是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惡人
言如以朝冠坐於塗炭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
將浼焉其知恥若是峻也故後世莫不誦伯夷之清古之聖人
又有善知恥者柳下惠是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不枉道而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其知恥若是諒也故後世莫不誦柳下惠之直三聖人之道不同其趨一也率乎此之所趨而作聖反乎此之所趨而作狂取舍之介榮辱之主利善之閒舜跖之分可不慎乎孔子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以狷者有所不爲也知恥者也士不先務知恥而可與適道者未之有也然則學者如之何而法聖人也曰尙志尙志則知恥子恥不孝弟恥不悌臣恥不忠友恥不信族恥不睦戚恥不嫺鄉恥不任不恤居恥不仁行恥不義動恥無禮擇術恥不智恥壘斷無罔利恥穿窬無餽言恥鑽穴無急仕恥鄉愿無媚世恥妾婦無從君恥小人無行險徼幸恥鄙夫無患得患失恥禽獸無旦晝惜亡恥病於夏畦無脅肩諂笑恥如溝澮立涸無聲聞過情恥齊人爲妻妾羞無求富貴利達勿自暴也勿自棄

也操存其本心慎思之明辨之擇善而固執之是之謂君子

駁沈果堂尙書小疏唐虞不步五星說

史記厯書黃帝考定星厯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武帝詔言黃帝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按五部卽五行五星與五部合者也故蔡邕天文志謂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渾天者剗自黃帝也然則五星之步自黃帝已然矣黃帝素問云凡五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言由人仰視之大小以測高卑此亦黃帝推步五星之證也斗綱之端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故治厯以斗建爲紀漢厯志云五星合於五行三辰五星而相經緯續漢志云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古今厯術其法未始有異則未有不步五星者也黃帝造厯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

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太平御覽引尙書考靈
耀曰天地開闢元厯紀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
初青龍甲子攝提格孳大衍厯議引洪範傳曰厯紀始於顓頊
上元太始闕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乙巳立春七曜俱
在營室五度劉歆作三統厯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
之歲以爲上元定厯元亦未有不推五星者也唐虞紀歲雖不
見於經而歲名實因歲星而起爾疋夏曰歲左氏正義引孫炎
注云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洪範本於大禹其辭曰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歲亦取義歲
星也史記集解引鄭康成尙書此注曰星五星也與馬融以星
爲二十八宿說異鄭君精通天算以五紀之星指五星確有所
見非夏之厯法步五星乎五星從天又從日故有隨天之輪又

有逐日之輪兩者相加而後可以審高下之經遲速之差豈可
以虞書中星不兼及五星遂謂五星之名商以後始見乎如其
言則步星之法有經而無緯何以求遲速順逆晨夕贏縮之準
義和何以爲千古疇人之宗乎史遷言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此尙書古文家說其本義也律書又言璇璣玉衡
以齊七政卽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鐘律調此推而申之
之義也若謂虞書星辰止指二十八宿則史遷十母十二子云
云亦書所未言豈造厯者皆不用之乎尙書大傳以七政爲四
時天地人蓋別爲一義史記索隱正義引以證史遷之說則舛
矣今乃舍天地人而易以歲月日舛又甚焉馬融注堯典固云
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然不
如高密鄭君注指日月五星最敷而賅矣唐虞不步五星之說

雖出於沈氏果堂吾無取焉

上儀徵阮夫子請定經郭義例書

弟子壽祺頓首侍郎夫子閣下乃者仰蒙善誘俯啟禱昧將於九經傳注之外哀集古說令壽祺與高才生共纂成之盛哉夫子嘉惠學者之心乎壽祺聞王符有言曰聖人天之日賢人聖之譯粵自明孟幽幼誥志聞諸虞史初哉首基釋詁屢於姬旦冠昏聘射之記每附奄中之經沈魯司馬之言博存餅家之傳辯章舊聞采綴漏逸五經萌芽譯聖者遠矣何論游夏既往羸劉遞嬗詩之分爲四春秋之分爲五哉漢代經師恪守家法專門命氏顯於儒林精習師傳則獨推張禹不依章句則見詆徐防而王吉兼經能爲騶氏賈逵好古並通五家何則五經剖判去聖彌遠方語不同傳寫遂錯賢者識大不賢識小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將以扶微學廣異義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
奚必移子駿之書輕毀執政會范升之議爭及日中哉且夫說
詳反約者學問之樞轄統同辨異者禮樂之章條易曰君子學
以聚之又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善夫魯丕之
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
立其義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異義蓋守一先生之言而
不敢襍此經生之分也總羣師之言稽合同異而不偏廢此通
儒之識也是故西京石渠議奏諸儒說難悉用標名延世綿邈
瞭如指掌惜東都白虎通義不復遵其舊章獨許祭酒鄭司農
述先聖之本意整百家之不齊其所撰著皆先引諸說次下己
意異乎黨同妬真專己守殘者焉今就兩大儒之書覆按之許
君五經異義今學古學粲然眉列日祭月薦徵叔孫通祝延帝

尸援魯郊禮自施孟京房甘容歐陽夏侯董仲舒尹更始劉更生韋玄成匡衡二戴貢禹眭生滄子登陳欽賈逵之倫靡不攢摭菁華刊裁臧否說文解字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如貞从鼎省兼錄京房江之兼矣別臚韓氏嶠鋏場谷經異壁中玉粲璵猛句搜逸論禮收羊芾之今文書載廢毛之或字洵所謂博問通人允而有證解繆誤達神悒者也鄭君先事京兆第五君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同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西入關又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其答吳模問解詩之義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故鄭君禮注引經多與本書差互刑劓睥于乃京易之同費柳穀育子卽伏書之異孔以及朱綰被綺襪李送

車燕燕作於定姜崧高生夫山甫竹秘翟蔽之殊文禹陂湯躋之異讀依循三家迴別毛故若其本經詮釋亦不曲拘一師阮阻共爲三國之名厲王后有十月之刺雖云箋毛閒乃从魯孟侯采濟南之訓禮目參信都之第周官則故書特存儀禮則今文不廢論語讀正齊魯公羊本異嚴顏二鄭同宗旣讚辯其雅達南郡本師亦彌縫其參錯蓋有成藍而謝青固無是丹而非素至於河雒緯候不嫌讀讖墨守廢疾并附箴育洵所謂網羅眾家囊括大典禮堂寫定學者知歸者也典午以後家法漸改涂徑方歧古學颺流猶在河洛唐儒孔賈諸經疏義證發注家近爲敷暢但恨杜王僞孔宗主不明漢魏遺書遂致散佚其他依違首鼠茫昧焉烏疏漏尙多良可嗟喟今海內嗜古之士陶冶染學其風世篤深愍廢墜競事蒐討羣經佚注具輯成書吾

師所修經籍纂詁百有六卷攷訓故賅音讀六藝羣書所載備
矣然而微言大義散見經傳升嶽浮海胥達津梁食雞跖者必
取其干說羊尾者莫分其二苟非比以義類觀其會通則駟牡
沿譌犧尊失據斥荑茲爲巧慧訾柳卯爲乖違徒煩稽古之三
萬言孰訂明粲之十二證竊謂仲尼二學祖述堯舜孟子明事
偁之博文以經注經折衷之本造車合轍此爲椎輪爰自周秦
下逮南北傳注而外眾說如林宗經述聖旁出子史雖體歸文
翰而義博典墳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或徵經以證事
或約經以就意或析經以斷章或綜經以通貫或襲經以互存
或牽經以旁涉古訓相承師道未喪誠六籍之鈐鍵嘉論之林
藪類而集之依經條次以周孔及七十子之徒所說爲傳訓權
輿以諸子百家爲經典羽翼以諸史志傳爲文義淵海用以申

許鄭之闕眇補孔賈之闕遺細大不捐得失咸著襍而不述直而勿有如其別白一尊俟自得之說文與爾疋相爲表裏其中所列異文雖省書名半居經字凡所甄錄尤宜該洽若乃二京講經之奏六朝議禮之篇綱舉目張引伸聯系體旣鴻綜非可破碎宜放劉向班固之書別爲通義取揚子法言之語總名經鄧庶幾探賾索隱拾遺補藝匯九流之支裔發文囿之根葉一卷所習無誤於立師五學不墜猶瘡於求野壽祺粗涉藝林曾微彊識彘者歲在著雍敦牂養素家術亦嘗稍事綴輯取便瀏覽人事牽迫廢焉不修伏惟夫子天下模楷殿中無雙莅越八年文武爲憲方面靜息舊文修理倡明經業宏獎氣類壽祺幸得陪奉鼓篋優游湖山親聆叩鐘俾通窺牖遠慚司馬傳教蜀人俯效臨碩預論周禮蛾子時術敢撮壤于崇山駕馬十駕冀